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	裴昌会(1)
蒋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一些回忆	任子勋(7)
沙家店战役蒋军整编三十六师被歼经过 ...	刘子奇(21)
蒋军整编二十九军瓦子街战役就歼记	王应尊(26)
瓦子街战役的回忆	曹文思(33)
蒋军胡宗南部撤出延安的经过	陈子干(43)
我所知道的“中统”	刘 恭(52)
国民党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相	曲云章(103)
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	武和轩(122)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	刘措宜(136)
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	宋子昂(149)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163)
我所知道的何应钦	李仲公(180)

专 载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	(211)

附 注:

对《我所知道的何应钦》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

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

裴昌会

一 进犯延安的军队部署

1946年7月，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军（辖第一、第二十七、第九十等三个师）和整编三十师联合阎锡山部队进犯晋南解放区后，即积极从事进犯延安的准备。其部署是在晋南方面以整编三十师守备曲沃、临汾、霍县之线，并以一部兵力进驻吉县监视壶口、禹门口等黄河渡口，确保关中安全。其整编第一军在运城地区集结伺机蠢动。在西面即陕甘边区方面，则以所谓“吸引陕、甘、宁边区主力于陇东决战之机袭占延安”的战略方针，以整编二十九军的主力向陇东之庆阳、合水进犯。胡宗南在完成这两着进攻延安的准备后，以为延安唾手可得，毫无问题。但进犯晋南的蒋军于浮山、临汾间的陈浞村之役，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全部被歼，旅长黄正诚被活捉，进犯陇东的整编二十九军所属的整编四十八旅也在合水西毕池遭受歼灭性的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东西两面，折兵损将，士气沮丧，尤其蒋胡赖以起家号称“天下第一”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的被歼灭，对共产党更加恼恨，无可奈何，只好掩盖真相，以其惯用的伎俩捏造胜利，进行厚颜无耻的欺骗宣传。

1947年3月初，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军（三个师辖七个旅）附重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由晋南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经韩城向宜川附近集中，整编二十九军（辖十七、三十六、七十六等三个师共八个旅）附战车重炮部队向鄜县、洛川地区集中。这两个整编军

都在十日前集中完毕，并完成战斗准备。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下：11日晨各就现地攻击前进，整编第一军之九十师（在右）、二十七师齐头前进，经临真镇、金盆湾向延安以北迂回攻击；九十师并派有力一部向延长方面进击，掩护军之右侧背，第一师在九十师后跟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之十七师在鄜县以北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沿咸榆公路攻击前进后，继续在后跟进，迅速攻占甘泉县北崂山制高点，随时策应右翼军作战，并钳制敌主力于延安以南地区，使右翼军迂回攻击容易奏功，以期在延安附近歼敌人。另通报甘宁青马家部队，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以支援胡军的北进（但这个通报马家并未理睬）。部队前进后，由于解放区早已完成了坚壁清野工作，胡军各部队派出的搜索部队，又经常遇到边区民兵的奇袭，因面不敢远离侦察，情况不明，地形也不熟悉，只得采袭老一套的战术，叫作“蛇褪皮”的方法，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因此，部队行动缓慢。就当时作战经过情况，除整编第一师在临真镇、金盆湾地区、整编第二十九军在崂山地区遇到边区部队的猛烈阻击外，其他地区并无战斗，只是随时遭受民兵的奇袭，而有一些小接触。但这些小接触常使胡军误为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胡军部队既不得不展开，又不敢顺着道路走，只好爬山越岭以求安全，使得胡宗南的部队疲惫不堪，士气更为沮丧。18日，第一军进占了金盆湾、南泥湾后，九十师已到延安东的宝塔山附近，第二十九军也正由崂山北进中，这时胡宗南又命令第一军先头部队停止前进，而以第一师的第一旅迅速进入延安，并命令第二十九军攻占延安南二十里铺东西之线即停止前进（限制该军先进延安的意思）。由于整编第一军部队在行进间前后交替，入马骝重挤成一团，嘈杂混乱已极。先头的两个师又得在凛冽寒风中等半天，官兵都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在前头打，你们在后面看，可是有功劳你们就抢先。”胡宗南为什么要先叫第一师第一旅进入延安呢？据副参谋长薛敏泉说，这是胡一定要坚持的。因为第一旅在

进犯晋南时全部被歼灭，胡宗南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即在运城由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成立起来。这次必须先由第一旅进入延安，用意在于表示它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还是这支“天下第一”的王牌军把中共中央根据地占领的。这种无耻的伎俩，充分表现出蒋、胡要想掩盖天下人耳目的愚蠢手法。

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也早已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但是，胡宗南在接到董钊的电报第一旅进占延安城后，就督促洛川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报，竟扯漫天大谎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当这一战报经西安留守的参谋长盛文转报蒋介石并公布后，跟着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就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一律要在当天晚上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所谓“陕北大捷”。可是咸榆道上输送给养弹药的汽车三百多辆，回头的空汽车连自己的伤兵也未运回一个，因此所谓“激战七昼夜”的说法，就连蒋介石集团内部也觉得太不像样，不敢完全相信。当时，国防部驻西安联络参谋范汉杰在西安大放鞭炮庆祝胜利的时候，三番五次地打电话问我，战报是不是这样，以便根据战报报告国防部。我最后答复他：“战报发出后，已由盛文转报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问了吧。”当然他也能会意，就无可奈何地说声“再会”，也就不再来电话啰嗦了。关于这种捏造战绩的事，听说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但这些家伙都是一丘之貉，也都惯用这一套的，在利害矛盾的时候，彼此攻讦，泄私忿，并不表明他们会比胡宗南公正些。

二 第一军二十七师三十一旅的覆没

3月20日，我和薛敏泉正在吃早饭的时候，胡宗南拿着一张抄电纸，显出特别得意的神气递给我们看，电文是：“宗南老弟，将

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胡接着说：“你们看，攻克延安，先生（胡对蒋的通常称呼）是多么高兴呀！”又说：“现董钊来电说，军队很疲劳，又不明敌人退却方向，去电告诉他们，由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岭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的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这时，胡宗南占领延安已经五天了，但截至23日黄昏，前方仍无确切的情报，只好主观臆测作这样的判断：拐岭镇以北无敌情，整一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根据这一判断，胡宗南于24日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下：整一军之主力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其余仍照20日作战命令×号所示行动。24日早，胡宗南同我一起乘汽车由洛川出发，午抵达延安。25日午，董钊的部队由延安到安塞县一带作了一次大游行，扑了一个空，毫无所获地回到了延安，董本人也到了延安指挥所。正闲谈间，二十七师来电话报告说，刚才三十一旅李纪云的电台在青化砭以南发出危急呼号，几分钟后就呼叫不出了。对这一消息大家沉默相觑，薛敏泉就向董钊诘问，谁叫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的？董钊漫应说，谁也没叫他前进，只是转达20日作战命令×号的指示，叫他在拐岭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后相机前进。胡宗南气愤地说：“不要先追究这些，整一军主力今天行军不远，即刻向拐岭镇以北前进吧。”并立即命令刘戡转三十六、七十六师保持机动，准备策应整一军主力作战。董钊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即刻集合部队向北进发，下午4时许，董钊在拐岭镇来电报告说，讯据少数逃回官兵称，李旅长被俘，全军覆没，敌已向北远去；军如何行动盼复。狂妄而又愚蠢的胡宗南一向的作法是，顺利的时候就随兴之所至，无所谓计划，轻举妄动，部队东调西调，乱指挥一气；遭遇到大的失败，

就一筹莫展，把军队猬缩在一起不敢动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急得直跳，只好复电董钊将部队集结在拐岭镇，昼夜赶筑坚固工事，以免遭受损失，并四出威力搜索，企图得到一些情况再行蠢动。

三 宣传“战绩”，当场出丑

蒋介石以胡宗南的全部兵力占据了延安这座中共中央主动撤退的空城，南京的国防部就根据胡宗南所捏造的战报，大事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动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摇旗呐喊，特别是美国的宣传，以为打击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从此蒋介石就有更大胜利的可能，处于劣势的军事形势会有根本的改变。于是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西安来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蒋介石的国防部，对这些为之广发捷报、大肆宣嚷的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当这一决定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积极进行准备；首先研究叫这些记者到哪里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增、新闻处长王超凡两个人负责漏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于是他们两个人和一些有关人员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战俘管理处十处，把主要在边区乡村抓来的青壮年所编成的青训队五百多人为基干，另在城防部队二十七师挑选伶俐的士兵一千五百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俘虏，加以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前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在参观的期间，每天每人津贴一元，以示恩惠。由于假俘虏队人数与战报所公布的数目相差悬殊，参观的时候，就临时由各战俘管理处互相抽调来充数。对于缴获武器一项，步枪则抽调十七师（驻甘泉）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

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明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不消说，这些解说，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与此同时，还抽调一部分人力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的坟墓，以自欺欺人。当这批新闻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谓“战绩陈列室”的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阻滞新闻记者的行程。弄虚作假的事，总是免不了露出马脚的，个别头脑比较清醒的外国记者，参观的时候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共产党军队由哪里得来的。作解说的参谋瞠目不知所答，只好支支吾吾。在参观假俘虏时，有的记者又问俘虏说：“我不是昨天在某一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被问的人，只好挺起胸脯，规规矩矩地立正，因为事前没有教导他们答复这样的问题，他们也就对答不出来。当场出丑，惹起胡宗南的内部互相指责，而主办这桩事的刘、王两处长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厚颜无耻、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幻想以假战绩来混淆听闻，骗取美国的更多的“援助”，挽救蒋介石的灭亡，只是枉费心机而已。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供稿）

蒋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一些回忆

任子勋

一 进犯边区前胡军集结概况

1947年3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开始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企图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解决陕北问题，把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逐出西北。胡宗南军队是进攻边区的主力，大约有十五万人，加上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约七万人，总共二十余万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占着绝对的优势。战争初期，先后占领了延安和边区的大部分县城。解放军在数量上只不过是两万余人，装备上是小米加步枪，没有坦克，没有大炮，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亲自指挥下，在边区广大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接连不断地给予胡军以沉重的打击。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几个战役，打得胡宗南蒙头转向，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大约在一年的时间内被歼十万多人，最后，只得夹着尾巴逃出边区。我当时是参加进攻延安的蒋胡军九十师的副师长，从进攻延安起到蟠龙失守止，约有两个多月时间，我都随前线作战的九十师师部行动。兹将个人所见所闻，就现时所能回忆起来的概述于后。错误的地方，希望参加过这次军事行动的人予以补充和指正。

从1947年2月底到3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秘密调动他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结。到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二十九军所属之

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之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之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及整编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之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和八十四旅(旅长张淇),共计七个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第一军所属之整编第一师(师长陈鞠旅)的第一旅(旅长吴俊)、第七十八旅(旅长沈策)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第四十七旅(旅长李达),整编第九十师的第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共计七个旅。另外,尚有一四四旅在铜川集结待命。总共合计为六个师十五个旅。每个旅按九千人计算,十五个旅大约有十三万五千人,每个师的直属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按三千人计算,六个师大约为一万八千人。总数大约有十五万人。

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旅以上干部开军事会议(我和九十师参谋长未参加会议)。胡宗南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由他总部拟定的经国民党国防部批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3月12日晚,董钊在宜川把这个计划下达到各师,3月14日就开始进攻。

二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概要

(一)攻击目标:胡军决定以董钊的第一军、刘戡的第二十九军编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方面。

(二)兵力部署:

1. 右兵团——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领整编第一师(辖第一旅、第七十八旅、第一六七旅)、整编第二十七师(辖第三十一旅、第四十七旅)、整编第九十师(辖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共七个旅由宜川经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东北地区,在拐岭停止待命。

2. 左兵团——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第三十六师(辖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整编第七十六师之一三五旅、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十二旅,共四个旅,由洛川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占领其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

3. 总预备队——整编第七十六师所辖第二十四旅、第一四四旅,共二个旅,集结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4. 作战地境分界线:两兵团作战地境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的道路之线,线上属左兵团。

5. 第二线部队的任务:整编第十七师(辖第四十八旅、第八十四旅)保护铜川到洛川间的后方交通线,随战斗之进展向前推进,并修筑、保护洛川到甘泉间的公路,保证前方粮食、弹药的补给。

(三)进攻开始日期及到达期限:各部于3月13日黄昏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14日开始攻击,3月17日到达延安。

(四)战斗经过:右兵团董钊第一军于3月13日按上述攻击准备位置,以整编二十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整编九十师在英旺以北地区,整编第一师在瓦子街以北地区各自布置停妥,从3月14日拂晓开始,二十七师向临真镇、九十师向金盆湾、第一师向南泥湾东侧攻击前进。

九十师战斗经过概要:九十师以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六十一旅前进。14日左纵队六十一旅遇到轻微抵抗,各部队当晚进至岳家寺以北、以东地区。15日向金盆湾前进途中,六十一旅从上午9时起即遭遇正面上较有力的抵抗,前进较缓,到午后1时左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解放军阻击力量增强。同时,右纵队五十三旅也遭到坚强抵抗,前进都感困难。下午3时许停止进攻,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构筑工事,与当面解放军相对峙。这一天九十师师部和第一军军部均在左纵队六十一旅后面山坡上露营。16日,九十师继续攻击前进,当面解放军除留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撤至金盆湾北边的高地占领防御阵地。金

盆湾以南约有十里一段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情事，炸伤炸死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情事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门槛下、灶火里、炕洞内、水缸里、门背后、窗户上都有埋设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内，谁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全被炸伤或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紧张，谁也不敢进屋，谁都不敢动手。下午1时，左纵队六十一旅攻至金盆湾北侧高地，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的反击，牺牲很大，最后占领了该高地。这一天从早到晚只推进不到二十里。左翼第一师也进占金盆湾以西的高地；右翼第二十七师也占领了临真镇。

3月17日，董钊下令调整部署：九十师为右纵队，沿金盆湾向延安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为左纵队，在大道以南地区攻击前进；二十七师为兵团的预备队，由临真镇推进至金盆湾，策应兵团作战。这一天九十师仍以五十三、六十一两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解放军教导旅坚守阵地，竭力阻击，两旅逐山争夺，战斗甚为激烈，伤亡四百多人，整天只前进二十多里。

18日，董钊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这一天上午，九十师的左纵队六十一旅旅长亲自在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猛烈反击，将该旅正面中央的一个营打垮，一时呈现混乱，后经调动预备队增援，才稳定下来。下午，解放军教导旅向北撤退，九十师全部进至狗梢岭以西地区，六十一旅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十五里，因时已黄昏，停止进攻，师部当晚进至杨家畔宿营。这时，据六十一旅参谋长报告称：该旅曾窃听延安解放军的指挥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迅速脱离战场，撤至延安待命，等语。九十师师长陈武便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子我们可以得占领延安的首功了。”陈武当时分析了友军前进情况说：“从17日以来，左翼第一师方面未闻有激烈的枪炮声，直到目前为止，它的先头部队才进到杨家畔左后方某村（村名忘记），计算路程比九十师落后

了十五里，明天若按规定时间前进，他们到达我师的现在位置时，说不定我们已进占延安了。”这一天，接到董钊转达胡宗南的命令说：“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陈武满以为这下子定可名利双收。谁知董钊在18日夜半又传下一道命令，指定九十师在3月19日午前9时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其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这道命令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让九十师进入延安城；第二、是让落在后面的第一师赶到九十师的前面去。陈武当时对董钊命令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九十师从17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一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十五里。这时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九十师的行动，偏袒第一师要它去立功，真他妈岂有此理！”

3月19日，左翼第一师于午前1时许即争先恐后地插进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的前进道路。陈武在午前6时许发现这种情况（被第一师强占的道路就在杨家畔村边），便怒冲冲地派参谋人员去阻挡，不但未得结果，反被第一师的人骂了回来。据参谋人员说，有第一师一个团长骂道：“我们奉令攻占延安，你敢挡路，贻误军机，小心你的脑袋！”陈想此事责任重大，只好罢休。午前9时第一师的辎重行李也挤了上来，陈武急了，乃派师的警卫部队挡住第一师的行李辎重，这时双方部队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直到下午2时才挤到宝塔山上。纵目望去，可以望见延安老城的西山顶上、城西南的高地上及延水以北的清凉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掩护部队在活动，宝塔山的西南角下，有断断续续的机枪声。陈武用望远镜向各山头了望了一遍，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过去有入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做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说毕便令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即刻徒涉过延水，占领清凉山。

直到下午3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才在飞机掩护下，用两营兵力向延安老城西山的最高点突击。从宝塔山上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师进攻西山的部队猬集在山腰，乱放机枪，不敢前进，西山顶上只有解放军守兵六人，发射一阵轻机枪后，从容向山后撤走，迨第一师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九十师师部当晚进驻清凉山，所属各旅占领清凉山以东地区。刘戡兵团这一天也到达延安西南地区。胡军占领延安本是一座空城，但胡宗南却在3月20日的西安报纸上大肆吹牛说：“我军攻克延安，打垮‘共匪’两个旅，毙‘敌’三千人。”这种漫天大谎，当然欺骗不了全国人民。

三 董钊兵团安塞扑空、刘戡青化砭碰壁

胡宗南侵占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十多万军队的粮食、弹药补给便大成问题。这就使胡宗南徘徊犹豫，举棋不定。胡军在延安等候了四天，补充了粮食以后，胡宗南从主观臆断出发，想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为了达到他的意图，曾作如下部署：（1）令董钊率领第一军之整一师，整九十师共五个旅先向安塞“扫荡”，尔后由安塞以北地区向东旋回，协同刘戡第二十九军捕捉解放军主力于蟠龙以西、延安以北地区而歼灭之。（2）刘戡率二十九军整三十六师和整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兵团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军主力。（3）整编第二十七师戍守延安，建立秩序，并维护后方交通。

3月24日，董钊率五旅之众由延安出发，分兵两路，直扑安塞。第一师为左纵队，沿延安、安塞大道前进；九十师为右纵队，在大道以北的山梁上运动。由于道路窄狭，军队骡马过多，运动极为缓慢。尤其九十师在山梁上行动，爬上来，爬下去，有时还要开辟道路，行动更慢。先头部队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真武洞以北地区，后尾于深夜才赶到。当晚接到军部通报：两路纵队都未发现解放军正

规部队。这五个旅的大“扫荡”，显然是扑了空。25日，第一军正按原计划向东旋回，朝蟠龙方向前进，突然接到胡宗南电报，限令即日赶回延安；九十师亦接到董钊同样命令，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拼死拼活地赶回延安。到延安后，听到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说：“胡宗南直接命令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领该旅直属部队及谢养民团，经姚店子到青化砭，掩护刘戡兵团，25日在青化砭碰了个大钉子，详情尚不清楚，刘戡已派队驰往增援了。”随后得到确实消息，当三十一旅进到青化砭时，突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只经几小时战斗，就全部被歼灭了。这时刘戡兵团尚在延安东川李家渠、拐岭以北地区，并未派兵驰援，第二天即3月26日才派一六五旅到青化砭活动，结果只在该处收容了几十名伤兵而已。

四 九个旅向延川、清涧、瓦窑堡“大扫荡”

自从第一军安塞扑空、三十一旅青化砭被歼后，胡宗南吸取了分兵被歼的教训，决定采取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所谓“方形战术”，也就是用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以为这样就不致暴露弱点，遭到各个击破。这时胡宗南的注意力集中到延安东北方向，主观认为青化砭打击三十一旅的，可能是解放军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必然向东北方向撤退了，因而便决定使用两个兵团的全部力量，向延川、清涧进行一次“大扫荡”。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如果解放军愿意决战，就用这两支“铁拳”把它打碎，否则就驱逐它东渡黄河。从3月27日起，董钊、刘戡率领九旅之众，从延安开始行动，直奔延川、清涧方向前进。原来延安到清涧只有三日行程，这两个兵团却走了六天，一路上并未找到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只遇到小部队和一些地方民兵的牵制，结果，这一次所谓“大扫荡”又扑了空。解放军主力既不同胡军决战，也不东渡黄河，只用一小部分兵力把胡军九个旅引向东北方面，主力却在相反的方向上活动，待机歼灭胡军。

3月27日，九十师从延安出发，当天到达拐岭东北某村（村名忘记）宿营，刘戡兵团司令部在姚店子附近。28日，九十师和第一师都赶到甘谷驿，次日，第一师沿甘谷驿通延川的大道上行进。由于九十师担负着对第一师的掩护任务，所以这次行军仍旧在该师北侧比较危险的山梁上行进。这一天遇到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民兵在山头上射击，阻止部队的前进，当我们先头部队展开攻击时，他们就撤到另一个山头上阻击。且战且走，行进颇感迟缓。同时，因地图不准确，图上的道路，在实地上时有时无，这一天只前进了五十余里，就在山上露营。30日到达延川，因等候兵团其他部队，在延川休息了一天。4月1日到清涧，一路上未发现敌情。刘戡兵团这一天也赶到清涧以南地区。这时各部队携带的粮食已经用尽。当天晚上董钊传下胡宗南的电报，命令两个兵团即由清涧折转西进，再向瓦窑堡、永坪之线“扫荡”，企图把解放军主力赶向北方，尔后与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绥德会师。

4月2日，董兵团以瓦窑堡为目标，刘兵团以永坪为目标，同时由清涧西进。九十师在董兵团的左翼行动，当天进至折家坪西南约二十里的山地露营。4月3日到达瓦窑堡。刘兵团也于3日到达永坪，这一次“扫荡”又扑了空。此时胡宗南命令留一个旅驻瓦窑堡，两兵团的主力由瓦窑堡北上，向绥德前进。4月5日董兵团从瓦窑堡北进，当天到达王家湾。刘兵团因在永坪等候补充粮食，5日未行动，6日北进时，在永坪以北地区遭受解放军尾击，即停止前进，并要求董兵团回援。董钊7日由王家湾折转南下，8日半夜赶到永坪与刘戡兵团会合。这时两个兵团的部队因连续行军，极度疲劳，且因粮食缺乏，逃兵病兵日益增多，胡宗南只得暂时推迟绥德会师的计划。4月10日两个兵团又回到蟠龙补充粮食。

总计从3月27日到4月10日这十四天中，董、刘率领九个旅由西而东，再由东面西，经过几度回旋，没有找到解放军主力。由于边区人民坚壁清野做得彻底，致使胡军每天只得爬山梁，睡野地，啃干粮，有时还要挨饿，部队拖得精疲力尽，干部怨言纷纷，士兵开

小差和掉队的日渐增多，特别是胡军所过之处，搜粮抢物，任意宰杀牛羊耕畜，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翻箱倒柜，甚至群众的锅碗瓢勺都被打碎，其纪律之坏，真是不堪言状。

五 瓦窑堡西南地区再“扫荡”， 羊马河一三五旅被歼灭

自刘戡兵团在永坪附近遭解放军尾击，董钊率部回援，两个兵团因粮食问题，回到蟠龙就食之后，又经过四天时间，前线各部队派出侦察部队，后方派出侦察飞机，仍旧找不到解放军主力所在。这时，胡宗南根据他总部无线电测向台的侦察结果，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瓦窑堡西南方向，于是又命令董、刘两个兵团集结在蟠龙以西地区，从那里由南向北再来一次所谓“扫荡”，企图驱使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与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绥德会师合击。

4月13日，董钊和刘戡率领九个旅又在蟠龙以西地区铺开数十里宽的正面，开始向北“扫荡”。这次刘戡兵团在右，董钊兵团靠左，九十师则在董兵团最左翼行动。行动开始的第一天（4月13日），在前进中只遇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由于山多路小，只前进了三十里。第二天继续向北攻击，遭到解放军在广大正面上逐次阻击。当时发现正面解放军系三五八旅，同时得到兵团司令部通报称：各师正面上都发现共军正规部队，判断可能是共军主力部队。要求各师行动要慎重，规定每一小时用无线电话报机互相联络一次。九十师师长陈武以极骄傲的口气对参谋长说：“这下子可把‘共匪’主力部队兜住了。”他对董钊规定每小时联络一次的布置，并不同意。他说：“咱们为寻找‘共匪’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不容易追上了，却又胆怕起来，为了获取联络，每小时停顿一次，这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不是故意地放走‘共匪’的主力部队，要它跑掉吗？真他妈的令人恼火！这样的胆小鬼还能同共产党打仗吗？”说